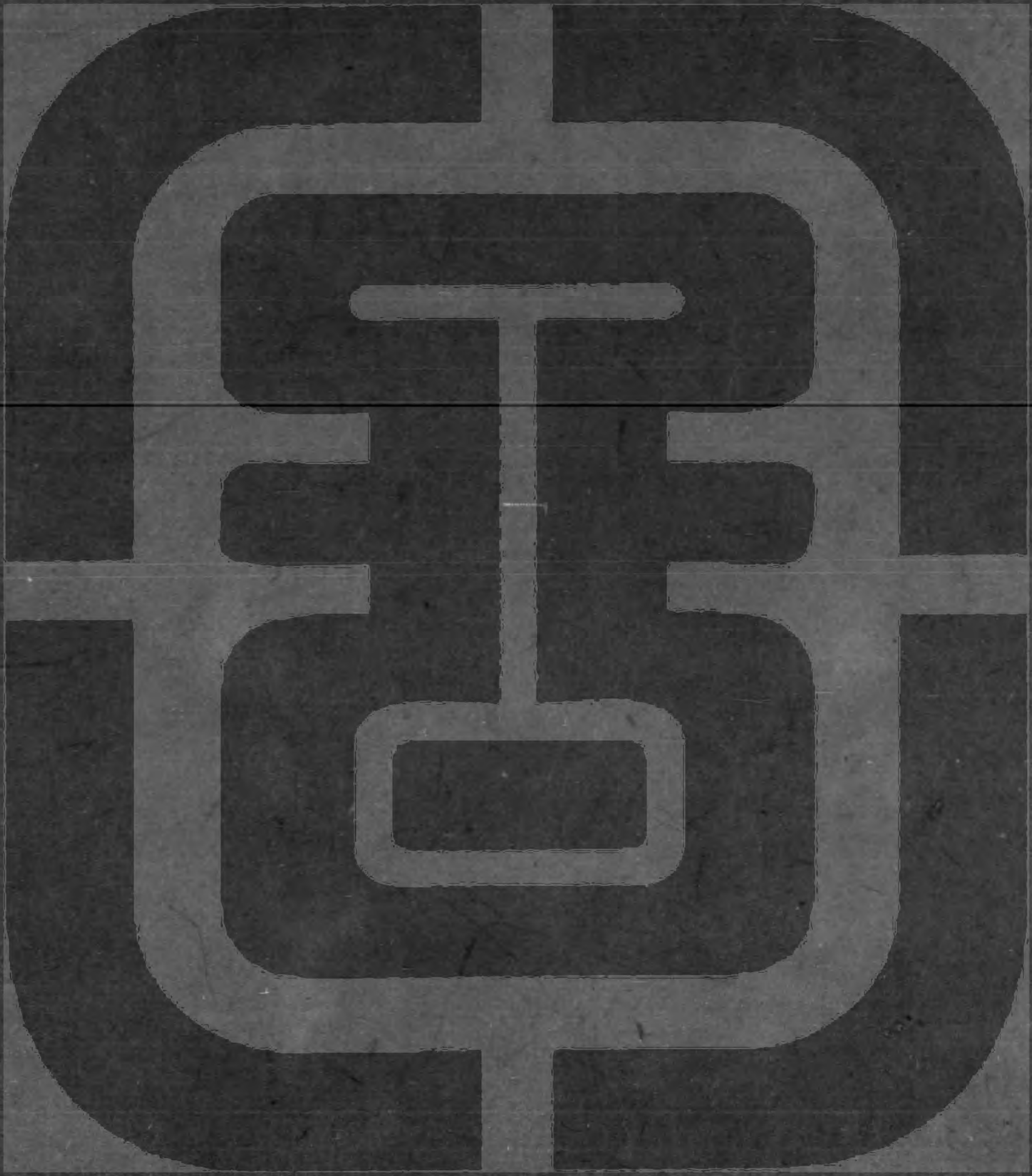


中



文選卷第五十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助率重刊

史論下

范蔚宗後漢二十八將論一首

宦者傳論一首



逸民傳論一首

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恩幸傳論一首

史述贊

班孟堅漢書述高紀贊一首

述成紀贊一首

述韓彭英盧呂傳贊一首

范蔚宗後漢書光武紀贊一首

史論下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一首

范蔚宗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

宿未之詳也中興謂漢有王莽篡位後光武

將以輔君然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周易

治化者也從龍風從虎史記先史公曰相如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稱為佐命亦各

志能之士也李陵書曰其餘佐議者多非光

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

謝承後漢書序曰申屠蟠岳揚筆誅曰茂績惟嘉然原夫深圖

遠美圖將有以焉爾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

德猶能授受惟庸勲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

有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左氏傳

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又曰齊相衛

姬之子有寵於僖公有鮑叔牙隰朋以為輔

佐又曰晉蒐于披廬命趙衰為卿讓於降自

先軟杜預曰先軟晉下軍之佐原軟也

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室皆武人屈起

亦有鬻繒屠狗輕猾之徒漢書曰淮嬰睢陽

沛公以中涓從後剖符食穎陰至丞相又曰

焚會沛人也以屠狗為事高祖為沛公以舍

舞人從後封或崇以運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

地班固漢書贊曰藩國大者跨州兼郡

何衡伊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

猶縲繼信越終見薙戮不其然乎李陵書曰

執鞞彭自茲以降訖于孝武宰輔五世莫非

公侯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司馬相如封

縉紳先王之略術臣贊朝有世及之私下多

曰縉赤色紳大帶也抱關之怨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漢書曰

何可勝言論語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實而迷

含德懷道而死者衆天故光武鑒前事之違

下莫知貴其不言也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強秦之

存矯枉之志敗大啓九國可謂矯枉過其正

也雖寇鄧之高勳耿賈之鴻烈分土不過大

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而已范曄後漢書曰

雍奴侯高密侯食邑四縣耿弇字伯昭封好

司徒封高密侯食邑四縣耿弇字伯昭封好

時侯食二縣以列侯奉朝請賈復字君文封

膠東侯食六縣以列侯加位特進蔡邕獨斷

曰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異者賜位特進位

在三公下孟康漢書注曰律春曰朝秋曰請

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咎將所謂導之以法

齊之以刑者乎論語子曰導之以政齊若格

之以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選德則功不必

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選德則功不必

厚舉勞勩久或未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

則其弊未遠言選德棄功參差雜用則志望

列於朝即菑戮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

相初故云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事相

權言尊功而不尊德此功權於德任德而不

於是有母獲子而行有子權母而故高秩厚

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漢書曰程

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

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

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

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

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

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

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

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

禮允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

峻文深誼中建武光侯者百數若

傷者尤多建武光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

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

范曄後漢書即顓上疏昔留侯以為高祖悉

用蕭曹故人郭伋亦譏南陽多顯鄭興又戒

功臣專任漢書曰上望見諸將往往謀反耳

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已為天子而所

封皆蕭曹故人謀反耳范曄後漢書曰光武以郭伋為并州

謀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彼因言選補衆職

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又

曰鄭興字少穎河南人徵為太中大夫上疏

曰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夫崇恩偏授易

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夫崇恩偏授易

啓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

不其然乎班固漢書引曰崇恩德以撫海內

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顯宗乃圖畫二

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

融卓茂范曄後漢書曰王常字頽鄉穎川人

諸將絕帶又曰李通字次光南陽人封固始

侯拜大司空又曰竇融字周公扶風人封固始

豐侯為衛尉又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封固始

人為密令世祖即位以茂為大傳合三十

文選卷之五

四

宦者傳論一首

宦者養也養闕人使其  
看官人此是小臣後漢  
用之尊重故  
集為傳論

范蔚宗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

側仲長子昌言曰天文宦者四星  
在帝座傍而周禮有其官職故周禮置

官亦備其數闈者守中門之禁周禮曰闈人  
掌守王宮中

之門禁鄭玄曰中  
門於外內為中寺待  
人掌女宮之戒

及女宮之戒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  
曰寺

人王之內鄭  
月令仲冬闈尹審門閭

謹房室

禮記文也鄭玄曰闈尹主領闈  
官也於周則為內宰掌治王之內政

官令誠出入及關  
之屬也重開外內門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

讒之篇毛詩小雅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  
於讒而作是詩也毛萇曰巷伯內小

臣然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

也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

曰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王弼曰作長也無

物以損其身故全長也漢書曰元帝以石顯

應劭漢官儀曰掖庭後宮所處中宮謂諸中

人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  
管蘇有功於楚晉左氏傳曰呂鄰畏偏焚公  
官而殺晉侯寺人披請見

公見之次難告又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  
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  
處原杜預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  
上以義遠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則景監繆賢著庸  
有德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中侯順吾所欲  
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景監繆賢著庸  
思然未嘗有得焉必速遣之秦因孝公寵臣景監  
於秦趙史記曰商鞅入秦相如為趙宦者之繆  
賢舍人趙求人使報秦者未得宦及其弊也  
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蘭相如可使及其弊也  
則豎刁亂齊伊矣禍宋左氏傳曰齊桓公卒  
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莊  
預曰寺人內闕官豎刁也史記曰豎貂為豎  
刁並音凋左氏傳曰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  
知之請野享之公使牲伊矣請從至則為坎

用性加書徵之而聘告平公曰太子將為亂  
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子死  
公蒸伊矣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  
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  
省范曄後漢書朱穆曰案漢故事中常侍或  
用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假貂當之節任常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  
伯之職入卧内受宣詔令漢書高后紀曰太后臨朝  
稱制蔡邕曰天子命令之別二曰制書然制非皇太后所行故曰稱也漢  
書劉澤傳田生求事呂氏所幸大謁者張釋又  
卿如淳曰奄人也呂后紀云張釋劉澤傳又  
曰張卿然則張釋字子卿今漢書或為釋卿  
設也仲長子昌言曰宦豎傳文帝時有趙談  
近房卧之内交錯婦人之聞



北宮伯子頗見親待

漢書曰孝文帝時宦者

至

於孝武亦愛李延年

漢書曰孝武時宦者李延年

帝數宴

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

之漢書曰蕭望之以武帝遊燕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仲長子昌言曰至於武皇遊

燕後庭置中書之官領受軍事漢官解故元

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

漢書曰急就一篇元帝黃門令史游作其後董巴與服志曰禁門曰黃闥中人主之

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

帝德焉漢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議以為宜罷中尚書官應古

不近刑人由是六與石頭忤後皆害

馬望之自毀堪廢朝不得復進用中興之

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如淳漢書注曰調是

也至永平中始置負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

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

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諱肇肅宗子也年十歲竇太后詔曰竇憲朕之元兄當以舊典

輔斯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宦

而已故鄭眾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慙徒對反

景帝居禁中如淳漢書注曰省中本為禁中

禁中尚書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

曰元惡大慙

於是中官始盛焉范華後漢書曰鄭衆字季

作不軌衆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封鄴鄉侯自明帝以後迄乎

延平范曄後漢書曰安帝年號延平委用漸大而其負數稍

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黄門亦二十人改以

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

而萬機殷遠和熹皇后紀論朝臣國議無由參

斷惟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

用刑人寄之國命范曄後漢書朱穆曰自和

公卿乃以開人為常手操王爵口含天憲范

借小黄門通命兩官

後漢書諫議大夫王爵口含天憲非所以崇

官顯之高業守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

闈之任也漢書曰掖庭八丞又曰永巷官皆

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

策范曄後漢書曰孫程字稚即永郡人安帝

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十月北鄉侯

疾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王以嫡統

遂至廢黜若北鄉與十人謀於西鍾下皆

截衣為誓斬江京迎濟陰王立之是為順帝

曹騰遷中常侍相帝立孺續以五侯合謀梁

冀受鉞范曄後漢書曰單超河南人徐璜下

穎川人桓帝呼超入室謂曰超將軍兄弟

專國今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

國姦賊當誅日久五人遂定其議帝震起臂

出立為盟於是詔收冀悉誅之超封新豐侯

橫武原侯瑗東武侯信上蔡侯衡汝

陽侯五人同日封故俗謂之五侯

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

論語曰屏氣以不息者范曄後漢書曰或稱

陽球既誅王甫權門聞之莫不屏氣

伊霍之勲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

於當今伊尹霍光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

舉動廻山海呼吸變霜露阿古曲求則寵光

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

矣陳琳瓌曰所愛也若夫高冠長劔紆朱懷

金者布滿宮闈披乘兔國賦曰高冠扁馬長

朱懷金其樂不可量直子茅分虎南面臣民

也李乾曰未紱也者蓋以十數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

封諸侯各取方上直以白茅以三府署第館基

為社漢舊儀曰郡國銅虎符三

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商金和寶

冰紈霧縠之積盈物刃珍藏

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奉而獻

之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漢書曰齊地

織作冰也子虛賦曰織羅垂霧如嬌媛侍兒歌

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左氏傳子西曰今聞

焉杜預曰死縹貴者也嬌音瑯漢書曰初爰

盜為吳相時從史盜私盜侍兒文穎曰婢也

仲長子昌言曰為音樂則歌兒舞女十曹而

迭起左氏傳晏子謂齊侯曰高臺深池撞鐘

舞狗馬飾彫文土木被緹繡漢書東方朔曰

馬被績蜀茂梓傳曰董賢起大第闕下皆剥

土木之巧窮極伎巧柱檻衣以綿綵

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

更相援引希附權疆者皆腐身薰子以自銜

達班固漢書曰司馬遷述曰嗚呼史遷薰同

弊相濟故其徒有繁漢元帝九錫文曰同惡

有徒賈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

毒志士窮棲常昭國語注冠劇緣間搖亂區

夏劉駒駘與李字子豎書曰下車負乘雖忠良

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李尚書

則擊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東觀漢記曰

僕杜密故長樂少府李膺各為鉤黨尚書曰

下本州考治時上年十三問諸常侍曰何鉤

黨諸常侍對曰鉤黨人凡稱善士莫不羅被

即黨人也即可其奏凡稱善士莫不羅被

災毒出相子新論曰居家循理知里和順竇武

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踞怨協羣英之勢

力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謝承後漢而以此疑

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范曄曰竇武

字游平扶風人也女立為皇后武為大將軍

謀誅中官曹節等矯詔將安誅武又曰何進

字遂高南陽人也女弟立為皇后為大將軍

靈帝崩袁紹說進今誅中官謀泄張驥趙心

等因進入省共殺進應劭風

俗通曰秦因愚弱之極運

夷無餘范華後漢書曰袁紹勒安斬趙忠捕

尚書曰今予恭行天之罰左氏傳君子曰周

任有言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

本根勿使能殖其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

其殺以暴易亂今不知其然

竟立昏弱曹騰梁冀已見上

龜鼎魏武曹操也龜鼎國之守器以喻帝位

左氏傳曰孫滿曰桀有昏德鼎

遷於商亡紂暴虐鼎遷於周

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左氏傳曰晉荀林

楚子見左廣將從之乘屈蕩

逸民傳論一首

范蔚宗何晏論語注曰逸

易稱遜之時義大矣哉易曰長下乾之遜象

曰遜之時義大矣哉

代不來利是謂去也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

事上九爻辭是以堯稱則天而不屈頽陽之

高論語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曰春秋

夫子許由逃武盡美失終全孤竹之絜論語

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史記伯夷叔齊孤竹

君之子也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

叔齊恥之義不食自茲以降風流彌繁曰琴賦

周粟隱於首陽山

制風流莫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

不相襲西征賦曰悟山潛之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

逸士卓長往而不返其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

避以全其道論語孔子曰達其道又曰賢者避世其

地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言

辭然隱居以鎮心之躁競或垢俗以動其

去彼危難以謀已之安全也或垢俗以動其

樂或玩物以激其清樂或玩物以激其

清樂猶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

上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比人

而遊堯舜之門不若為人也又曰就藪澤處

好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

已世說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故蒙耻之

賓屢黜不去其國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妻誅

雖渴三熱 踏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 史記曰  
終不弊兮 謂新垣衍曰 棄即為帝則連 蹈東海死耳又  
日嘗連下 聊城田單歸而欲爵之魯連逃隱  
於海 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 論語曰  
一 濁耦而耕 孔子過使子路問津焉 桀溺曰與  
從避人之士 豈若從避世之士哉 子路行以  
告夫子曰 胡越之人 雖死不相為者 教胃然也  
上書曰 胡越之人 雖死不相為者 論語曰 子擊磬於衛  
彼雖硜硜有類 沽名者 有荷蕢而過 孔氏之  
門者曰 有心哉 擊磬乎 既而曰 鄙哉硜硜乎  
莫己知也 也 又子貢曰 有美玉於斯 韞櫝而  
藏諸求善價而沽之 我待價者也 然而蟬蛻 蛻  
沽之哉 沽之哉 我待價者也 淮南子曰 蟬飲而異  
埃之中 自致寒區之外 不食三十日而蛻而異

夫飾智巧以逐利者乎 淮南子曰 古之人  
世而優遊及為之生飾 荀卿有言曰 忘意脩  
智以驚愚 設詐以巧上 荀卿有言曰 忘意脩  
則驕富貴 道義重則輕王公也 荀卿子曰 志  
貴矣 道義重則輕王公 漢室中微 王莽篡位  
矣 內省則外物輕矣 漢室中微 王莽篡位  
士之蘊藉 義憤甚矣 東觀漢記曰 栢榮溫  
穎曰 謂寬是時 裂冠毀冕 相攜持而去之者  
博有餘也 范曄後漢書曰 胡剛清尚 有志  
蓋不可勝數 節值王莽居攝 解其衣冠 懸府  
門而去 遂亡命交 隱於屠肆之周 左氏傳  
王使詹桓伯辭於晉 侯曰 伯父若裂冠毀冕  
接本塞源 毛詩序曰 百揚雄曰 鴻飛冥冥 七  
姓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者何慕焉言其遠患之速也法言曰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

宋哀日慕取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弋人執矰繳何所施巧而取焉喻賢者深居亦不

羅暴亂之害也今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

國語越王夫去筭側席而坐帝昭曰側猶持也禮憂者側席而坐班固漢書公孫弘贊

曰上方欲用文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義彼相望

武求之如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義彼相望

於巖中矣言招士或旌以帛也漢書曰武帝

周易曰貞于女若薛方逢步萌聘而不肯至

漢書曰薛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

德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

隆唐虞之德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

者以聞奔說其言不強致也世祖即位徵方

於道病卒范曄後漢書曰逢萌字子康北海

人也王莽殺其子字萌將家屬入海客於

東光武即位徵萌記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

者曰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

知方面所在安能齊時乎即嚴光周黨玉霸

便駕歸連徵不起嚴光周黨玉霸

至而不能屈范曄後漢書曰嚴光一名遵會稽人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

位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車駕即日幸其

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

陵不可相助為政邪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

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可志何

相迫乎又曰周黨字伯况太原人建武中徵

為議即病去職遂將妻于居于澠池後復

徵不得已乃著矩布單衣穀皮綃頭中待見

尚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

志帝乃許焉又曰王霸字仲儒太原人建武

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



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羣方咸遂志士懷  
郭象莊子注曰一方得而羣方失論語子  
 仁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禮記曰君子  
 有禮故物斯固所謂舉逸人則天下歸心者  
 無不懷仁論語子曰舉逸人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  
 乎論語子曰舉逸人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  
 鳳以成其節范曄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  
 仲虞東平任城人建初六年公車特徵再遷  
 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以疾乞骸骨又  
 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建初中將作大匠任  
 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隱身漁釣終  
 於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蓋與鄉  
 家相等束廣微補亡詩曰堂堂處子至乃抗  
 相等束廣微補亡詩曰堂堂處子至乃抗

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論語子曰不得中  
 猶蓋錄其絕塵不及同夫作者列之此篇莊  
 乎顏回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  
 顏回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  
 夫子馳亦馳奔逸絕塵而慳乎若後耳司馬  
 鬼曰言不可及也論語子曰作者七人包咸  
 曰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  
 楚狂接輿

### 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沈休文沈休文修宋書百卷見靈運  
 是文士遂于傳下作此書說

文之利害  
 辭之是非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

用喜愠分情漢書曰夫人肖天地之貌懷五

者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剛柔不同史記曰况

懷五帝含好惡鄭玄禮記注曰五常五行也

孔安國尚書傳曰五行之德王者相承以取

法禮記曰何謂七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

喜怒哀懼愛惡欲

發毛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嗟嘆之不

音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

毛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

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又曰是謂四始詩

者至也毛詩題曰鹿鳴之什說雖虞夏以前

遺文不覩虞書有帝庸作歌一其書有稟氣懷

豐約受形有短長然則歌詠

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

之時多有諷刺在下祖習如屈平宋玉導清

風之散如水之流故曰彌著

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孫卿子曰君

則流清陸機大暑賦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

曰播芳塵之藜藿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

漢書曰夫人肖天地之貌懷五

者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剛柔不同史記曰况

懷五帝含好惡鄭玄禮記注曰五常五行也

孔安國尚書傳曰五行之德王者相承以取

法禮記曰何謂七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

喜怒哀懼愛惡欲

發毛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嗟嘆之不

音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

毛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

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又曰是謂四始詩

者至也毛詩題曰鹿鳴之什說雖虞夏以前

遺文不覩虞書有帝庸作歌一其書有稟氣懷

豐約受形有短長然則歌詠

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

之時多有諷刺在下祖習如屈平宋玉導清

風之散如水之流故曰彌著

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孫卿子曰君

則流清陸機大暑賦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

曰播芳塵之藜藿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

漢書曰夫人肖天地之貌懷五

者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剛柔不同史記曰况

懷五帝含好惡鄭玄禮記注曰五常五行也

孔安國尚書傳曰五行之德王者相承以取

法禮記曰何謂七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

喜怒哀懼愛惡欲

發毛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嗟嘆之不

音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

毛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

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又曰是謂四始詩

者至也毛詩題曰鹿鳴之什說雖虞夏以前

遺文不覩虞書有帝庸作歌一其書有稟氣懷

豐約受形有短長然則歌詠

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

之時多有諷刺在下祖習如屈平宋玉導清

風之散如水之流故曰彌著

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孫卿子曰君

則流清陸機大暑賦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

曰播芳塵之藜藿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

漢書曰夫人肖天地之貌懷五

者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剛柔不同史記曰况

懷五帝含好惡鄭玄禮記注曰五常五行也

孔安國尚書傳曰五行之德王者相承以取

法禮記曰何謂七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

喜怒哀懼愛惡欲

發毛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嗟嘆之不

音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

毛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

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又曰是謂四始詩

者至也毛詩題曰鹿鳴之什說雖虞夏以前

遺文不覩虞書有帝庸作歌一其書有稟氣懷

豐約受形有短長然則歌詠

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

之時多有諷刺在下祖習如屈平宋玉導清

風之散如水之流故曰彌著

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孫卿子曰君

則流清陸機大暑賦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

曰播芳塵之藜藿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

徒范曄後漢書曰崔駰年十三能通百家言

善屬文與班固傳毅同時齊名又曰蔡邕

少博學好辭章揚異軌同奔遞相師祖禮記

尼祖述堯舜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

固亦多矣賈逵國語注曰蕪穢也累猶負也若夫平子艷發

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平子張衡字也至于

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續晉陽

至建安而詩章大盛尚書曰王如不取及天

基命定命建安獻帝年號魏志曰明帝青龍

四年有司奏武皇帝為魏太祖文皇帝為魏高祖明皇帝為魏列祖也甫乃以

情緯文以文被質鄭玄周禮注曰甫始也自

言始將情意以緯於文也

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

工為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二才謂

也堅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並標能擅美獨映

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源其颯流所

始莫不同祖風騷續晉陽秋曰自司馬相如

皆豐則風騷詩怒百家之言颯流徒以賞好

異情故意製相詭詭說文曰變也降及元康潘陸特

秀元康晉惠帝年號也續晉陽秋曰建平西

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縉旨星稠繁文緯合衡論

曰德彌盛者文彌縹又曰或能陳得失奏便  
宜應經傳文如星月若谷子雲唐子高者並  
為高第漢書宣帝曰辭綴平臺之逸響采南  
賦譬如女工有綺縠也綴平臺之逸響采南  
皮之高韻漢書曰梁孝王廣治睢陽城為復  
延四方豪傑逸響謂司馬相如之文南遺風  
皮魏文帝所遊也高韻謂應徐之文也遺風  
餘烈事極江右秋史記曰宣王法文武遺風春  
之西晉也江在晉中興玄風獨翦為學窮於柱  
下博物止乎七篇續晉陽秋曰正始中王弼  
俗遂貴焉老子為柱下也騁文辭義殫乎此  
史莊子內篇其數有七馳騁文辭義殫乎此  
自建武暨于義熙歷載將百建武晉愍帝年  
號義熙晉安帝

年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谷賓跋曰馳騁如  
曰妙句雲布孝經鉤命決莫不寄言上德託  
曰雲委霧散殊錯沈浮莫不寄言上德託  
意玄珠孫綽子曰莊子道德經曰上德不德是  
以有德莊子曰黃帝道乎赤水之北登乎崑  
崙之丘而南還歸遺其玄珠郭象曰此明得  
真之道麗之辭無聞焉耳孫綽集序曰綽文  
所由道麗之辭無聞焉耳孫綽集序曰綽文  
純子伯者何仲文始華孫許之風叔源大變  
無聞焉爾仲文始華孫許之風叔源大變  
太元之氣仲文始華孫許之風叔源大變  
相祖尚又加以三才之辭而風騷之體盡夫  
詢綽並為一時文宗目此作者悉化之至義  
熙中謝混始改之叔源濕爰逮宋氏顏謝騰  
字也太元晉武帝年號

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情與會

所會也鄭玄禮記注曰興者託事於物也密制也謝承後漢書曰魏胡為河內太守明

密也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尚書曰垂若夫

數在論心商榷前藻楚辭曰馳數社以陳辭

此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

暢文賦曰暨音聲之迭由乎玄黃律呂各適

物宜周易曰象其物欲使官羽相變低昂舛

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

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

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言諷詠之著成

人所共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曹子建

丁儀王粲詩曰從軍度函公駘馬過西京王

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孫子荆陔陽

飄岐路零雨被秋草王正長雜並直舉曾情

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均

以來多歷年代靈均屈原字也尚書周公雖

文體稍精而比祕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

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

先覺論語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潘陸顏謝去之彌遠世

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無請

待來哲西征賦曰如其禮樂以俟來哲

息倖傳論一首約言當時遇幸會者即皆取門戶不任好官又以晉宋之間

才能故作此論

### 沈休文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為君子違

之則為小人莊子曰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

貨財也則俗屠釣卑事也板築賤役也太公

起為周師傳說去為殷相尉繚子曰太公屠

公望曰尚以漁釣干周西伯戰國策范曄謂

秦王曰呂尚之遇文王立為太師尚書曰高

宗夢得說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非論公

天下說築傳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明敷幽

侯之世鼎食之資家語曰子路南遊

仄唯才是與尚書曰明敷仄陋逮于二漢茲道未革

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豎之

子叔度名動京師范曄后漢書曰胡廣字伯

莽居攝亡命交趾莽敗乃歸鄉里廣少孤貧

法雄察廣孝廉試以章奏為天下第一旬月

拜尚書郎比一獲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

又曰黃憲字叔度南陽人世貧賤父為牛豎同

郡陳蕃臨朝而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且士

先佩印綬漢書曰鄭子真名震乎京師且士

子君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左

冲詠史詩曰金張藉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

掌御服應劭漢書注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

出漢官儀曰侍中除書表秦皆掌署之應

殿下漢書曰東方朔初為常侍即后奏泰階

殿上詔免為庶人復為中郎百官表即中令

門有給事黃門漢官儀云給事黃門侍郎位

侍郎二官全別沈以為同候也答客難曰官

不待郎二官全別沈以為同候也答客難曰官

郡縣緣吏並出豪負戈宿衛皆由勢族掾吏

負戈賤役豪家世族咸亦為之言無貴賤非

之異也子虛賦曰幸得宿衛十有餘年非

若晚代分為二塗者也二塗謂士庶也言仕

階漢末喪亂魏武始基靖民尚書曰太王

肇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

非謂世族高卑列子曰子華之因此相公遂

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言魏晉二朝咸

州都郡正以才品人傳子曰魏司空陳羣始

平人才之高下各為而舉世人才升降蓋

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人才不甚懸殊故因世資以成

也貴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

言法壞之漸也都正既皆俗士不能劉毅所

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書曰劉毅

為尚書左僕射上疏陳九品之弊曰上品無

寒門下品無勢族言勢族之人不居下品寒

門之子不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几厥衣冠莫

非二品言衣冠之族皆自此以還遂成卑廢

衣冠以外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

成等左氏傳曰人有十等與臣魏晉以來

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古然有辨太玄經曰

較然夫人君南面九重鳥絕楚詞曰豈不

見矣今君之門陪奉朝夕義隔卿士皆闡之任宜

有司存論語曾子曰遠且既而思以狎生信

由恩固爾雅曰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

建泰始主威獨運沈約宋書曰孝建武帝空

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

目所寄事歸近習禮記月令曰仲冬省事事

有不禁鄭玄曰貴戚姑姊賞罰之要是謂國

妹也近習天子所親幸也賞罰之要是謂國



權出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

同奔莊子曰車軌結乎千里之外文子曰人

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

憑社貴狐藉虎威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

戰國策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

而食之得狐狐曰子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

為子先行子食我是逆天命子以我為不信吾

百獸之畏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

方吾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於昭奚恤故北

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外無逼主之嫌內

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

政以賄成左氏傳曰襄十年王朝卿士于

也自王叔之相鈇鉞瘡痍構於牀第側之曲

賦曰所惡成創痍左氏傳趙孟曰服冕乘軒

出於言笑之下左氏傳衛太子謂渾良夫

金北毳來悉方艚祖素練丹魄至皆兼兩

北毳揮貂之屬艚船也丹魄虎魄也色西京

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石未或能比漢書孝

后元帝母元帝封外祖父廣漢為平恩侯又

日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兄恭宣帝立恭已死

封恭長子高為樂陵侯王隱晉書曰王愷字  
君夫世祖舅自以外戚晉氏政寬又性至豪  
險又曰石崇貪而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沈  
好利富擬王者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沈  
宋書曰明帝廟號太宗法言曰權倖之徒謂  
聖人之法未嘗不閱於盛衰權倖之徒謂  
憚丁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六代論  
立於上臣下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  
弄權於下尚書曰天用勦絕其命孔安民忘宋  
繼屠勦國曰勦截也截絕謂滅之也  
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寶祚猶嗚  
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采其名  
列以為恩倖篇云

史述贊三首

班孟堅

述高紀第一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漢書曰劉向頌高祖云

及于周在秦作劉寔天生德聰明神武項岱

爾雅曰纂繼也寔天生德聰明神武項岱

於無聞曰聰照臨四方曰明以內知外曰神

於定禍亂闢土斥疆曰武論語子曰天生德

於予周易曰古之聰明秦人不綱網漏于楚  
獸智神武而不殺者夫秦人不綱網漏于楚  
項岱曰秦重斂殘人天下叛之故賤言人耳  
綱以喻綱網無網無所成故漏也言秦人不  
能整其綱維令綱目漏也於楚謂爰茲發迹  
陳涉反而不能誅故高祖因而起

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漢書曰高祖

大蛇當徑按劍斬蛇蛇分為兩後人來至蛇

所有一姬夜哭曰吾子白帝子化為蛇今者

赤帝子斬之又曰高祖于蹈秦郊嬰來稽

立為沛公旗幟皆赤粵厥秦道革命創制三

首元王子嬰素車白馬降于軹道秦革命創制三

章是紀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法三章耳殺入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應天順

應劭曰抵至也除秦酷政但至於罪應天順

民五星同畧畧光景也應劭曰東并秦之分

之象項氏畔換黜我巴漢漢書曰項羽背約

也王巴蜀漢中帝昭西土宅心戰士憤怨尚書

曰畔換政虐也西土宅心戰士憤怨

矣西土之人又曰惟克厥宅心郭乘豐而運

樊三蒼解詁曰西土謂長安也乘豐而運

席卷三秦左氏傳士會謂晉侯曰會聞用師

散席卷各爭恣志漢書曰韓信陳三秦易弁

之計應劭曰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

秦地故曰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懷歸也

漢書曰高祖

經澤中有

蛇今者

者

人

約

分

下

約

王

約

師

水

董

董

董

董

董

董

述成紀第十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項岱曰皇皇華色盛也威儀之盛

如珪如璋項岱曰珪璋玉之妙好彫鏤者閭

闈恣趙朝政在王閩闈闈門之內也門內恣趙昭儀姊妹以元舅侍中

封陽平侯王鳳為炎炎燎火光允不陽項岱

信也內損於飛燕外見壅於王鳳等信不得

陽也張晏曰天子之威盛若燎火之陽今委

述韓英彭盧吳傳第四

信惟餓隸布實黠徒漢書曰韓信家貧從下鄉南昌亭長寄食亭長

吾之乃晨炊尊食食時往不為具食信知之

自絕去又曰黠布往英少持客相之當刑而

王及坐法黠欣然笑曰人越亦狗盜苟尹江

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野澤中為盜沛公攻

湖漢書曰吳芮秦時鄒陽令也甚得江雲起龍

湖書曰吳芮秦時鄒陽令也甚得江雲起龍

王黠布為淮南王韓信初為

王彭越為梁王齊王後楚

音打南楚汝沛名里門曰德薄位尊非柞惟

殃周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吳克忠

信胤嗣乃長漢書曰芮為長沙王薨子忠嗣

後漢書光武紀贊一首

范蔚宗

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

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曜中微

謂平世衰也魯靈光殿賦序曰遭漢中微盜賊奔突

九縣颺迴三精霧

塞三精日月星也孝經援神契曰天地至貴精不兩明宋均曰天精為日地精為月河

圖曰德布民厭淫詐柳思反德世祖誕命

靈既自甄尚書曰我文考誕膺天命春祿元

玄尚書緯注沈機先物深略緯文主發之機

天地周書曰經緯尋邑百萬貌虎為羣長擊雷

野高旗

蘇雲

漢書曰劉聖公為天子以光武為偏將軍狗昆陽光武令

王常留守光武出收兵王莽遣大司徒王尋

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圍城

斬首數千級光武乃與敢死士三千人衝中

堅尋邑陣亂遂殺王尋鬻子曰紂虎旅百萬

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擘曰長英威既振

新都自焚漢書曰莽封為新都侯又曰更始

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慶劉庸代紛紜梁趙

孫述稱王王巴蜀又曰卜者上即為天子都

為燕王代即燕也三河未澄四關重擾河

洛陽也四關長安也范曄後漢書曰赤眉賊  
入函谷關敗更始光武乃遣鄧禹引兵西乘  
更始赤眉之亂時更始大司馬朱鮪等  
屯洛陽光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

乃顧遽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共道益鐵論曰秦金

城千里汜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石城湯池  
無粟者不能守也禮記子曰今天下車同軌

書同靈慶既啓人謀咸贊靈慶謂天符也易繫辭曰人謀鬼謀

百姓與能王弼曰人謀謂衆議明明廟謀赴

西都賓曰天啓之心人甚之謀明明廟謀赴

赴雄斷廟謀廟筭也揚雄連珠曰於焉赫有

命系我皇漢毛詩曰有命自天蔡邕獨斷

文選卷第五十

文選卷第五十一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論一

賈誼過秦論一首

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一首

王子淵四子講德論一首

過秦論一首

賈誼

漢書應劭曰賈誼書第一篇名也言秦之過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

謂二殽函

函谷關也史記張良曰關中左殽函右龍蜀

君臣固守以窺周室

有席卷天下苞舉宇內

春秋魯誡周曰諸侯冰散帝卷各爭恣妄

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張晏曰括結囊也言能苞

含天下也周易曰括囊無咎無譽

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

法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闢諸侯

戰國策蘇秦說惠王曰始將連橫高誘曰今關東從通之於秦故曰連衡文穎曰關西

橫術於是秦入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李斯曰孝

公用商鞅之法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

孝公既沒惠文武昭

史記

曰孝公卒子惠文王立卒子武王

蒙故業因

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

要害之郡

李斯上書曰惠王用張儀之計西并巴蜀南取漢中東據成臯之險

割膏腴之壤

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

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

與為一

文穎曰關東為從張晏曰締連結也徒帝切

當此之時齊

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史記

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又曰孟嘗君者名文姓田氏又曰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

黃氏又曰魏公子無忌者此四君者皆明智魏安釐三弟也為信陵君

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

言諸侯結納為從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欲以分離秦橫也

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

屬為之謀呂氏春秋曰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齊人書

尸三萬以為二京甯越謂孔青曰苦矣不知歸尸以內攻之彼得尸而府庫盡於茲此之

謂內攻之甯越趙人也徐尚未詳蘇秦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杜赫以安天下說用昭文

君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齊明周最陳軫以安周高誘曰杜赫周人也

召滑樓緩程的亭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戰

策東周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為已求地於東周也高誘曰齊明

而齊公叔周最患之高誘曰周最周君之子也仕於齊故齊使之也字林曰最才為切戰

國策秦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軫曰然高誘曰陳軫夏人仕秦亦仕楚

也韓子于象謂楚王曰前時王使召滑之越五年而能成之史記范環對楚王曰王前嘗

用召滑而郡江東召音劭滑音依字戰國策曰秦王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不欲

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令秦楚戰王交制之高誘曰樓緩魏相也翟景未詳史記

曰蘇秦之弟厲因燕子而求見齊王齊王然



蘇秦欲囚蘇厲燕子為謝遂交質為齊臣又  
曰樂毅賢而好兵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  
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吳起孫臏帶他兒  
為臣燕昭王以為亞卿也

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史記曰

人也聞魏文侯賢事魏文侯以為將又曰孫  
臏生阿甄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也田忌進孫

子於齊威王帶他未詳他徒何切呂氏春秋  
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二人者皆天下之

豪士也兒五兮切廖力彫切戰國策曰韓魏  
之君朝田侯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使田忌

伐魏三戰三勝高誘曰田侯宣王也史記曰  
廉頗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廉頗為趙將伐

齊大破之又曰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秦  
也秦伐韓趙王令趙奢將而救之

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孔安國論語

叩或為仰言秦地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  
高故曰仰攻之

師遁逃而不敢進九國謂齊楚魏燕趙宋

也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

李巡爾雅注曰鏃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

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

萬流血漂櫓音魯常昭曰大櫓曰櫓左氏傳

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

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凌國

家無事史記曰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卒子

莊襄王立公羊傳曰桓公之享國也

長何休曰 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 張晏曰

享食也 文王武王昭王 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

亡諸侯 以馬喻也說文曰振舉也史履至尊

而制六合執敲朴 浦以鞭答天下 臣瓚以為

曰朴說文曰敲 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

為桂林象郡 漢書音義曰百越非一種若今

梁地為桂林象郡常昭曰桂 百越之君俛首

係 計 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

蕃籬却匈奴七百萬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

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

百家之言以愚黔首 史記李斯曰請廢博士

書百家語者請守尉雜燒 燔名城殺豪俊 應

曰壞城恐復 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

鑄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 如淳曰鋸

展曰鋸是打頭鐵也史記曰始皇收天下兵

聚之咸陽以銷鋒鋦為鐘鐻金人十二重各

千石置官庭中鋸音巨 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

池 服虔曰斷華山為城美 據億丈之城臨不

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

精卒陳利兵而誰何誰何問之也漢書有誰

也廣雅曰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

之固金城千里金城言堅也史記張良曰關

也子孫帝王萬世之業史記秦始皇曰朕為

二世三世至于無窮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

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陳涉已見鄒陽上書

牖常昭曰繩樞以氓隸之人如淳曰氓古而

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方言曰庸賤稱

庸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史

曰范蠡之陶為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曾

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陸積十九年之

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公

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土特乃適河東大畜

牛羊于猗氏之南其滋息不可計以與富術

也類躡足行伍之間僥起阡陌之中如淳曰

曰俛音免如淳曰時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

眾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竿蒼曰揭

列切莊子曰揭天下雲會而響應羸糧而景

從莊子曰今使民曰其所有賢者羸山東豪

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

雍州之地殺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不尊

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鋤耨棘

矜巨不銖息於鈎戟長鍬所也孟康曰耨鋤

音憂槿爾雅曰棘戟也言鈎柄及戟槿也類

曰槿上鈎曲也說文謂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

師也通俗文曰罰罪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

道非及曩時之士也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廊

有折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

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

而語矣莊子曰大樹其絜百圍司然秦以區

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

餘年矣鄧展曰招猶舉也然後以六合為家

殺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

天下笑者何也春秋考異郵曰君仁義不施

而攻守之勢異也

非有先生論

東方曼倩班固漢書東方朔字曼倩

得失又設非

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苦以廣主意  
 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  
 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于  
 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  
 然高舉遠集吳地率然輕將以輔治寡人誠  
 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  
 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  
 三年於茲矣呂氏春秋曰越王欲致必死於  
 吳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  
 不視靡曼耳不聽鍾鼓三年苦身勞力  
 高誘曰廉曼耳好色也流議猶除論也今先

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為先生不取  
 也蓋懷能而不見臣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  
 明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  
 唯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  
 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於戲歎辭也於音  
 鳥戲音呼可乎哉  
言不談何容易言談說之道夫談者有悖備  
可也於目而佛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韓子曰  
 聖人之  
救危國以忠佛耳字書或有悅於目順於耳  
曰佛遺也佛扶勿切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

之矣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以上可以語

上也論語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先生試

言寡人將覽焉先生對曰昔聞龍逢深諫於

桀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尸子曰義必利雖

謂之必利也此二臣者皆極廉盡忠閉主澤

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

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

以為誅方未未誘君之行無人臣之禮如淳曰漢

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

人為天下笑鄭玄禮記注故曰談何容易是

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春秋考

瓦解遂及飛廉惡來革等史記曰中瀆生蜚

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說苑子石曰費仲

惡來革長鼻決耳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

於意武王伐紂四二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

進其身論語子曰巧言令色鮮矣陰奉彫琢

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

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弛國家為

墟殺戮賢臣親近諛夫詩不云乎諛人罔極

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毛詩小雅文也鄭故卑

身賤體說色微辭愉愉喻煦煦况終無益於

主上之治即志士仁人不忍為也愉愉煦煦

也孝經鉤命決曰雖忻慎慎無求生以害

也仁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人

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拂與則得於邪主

之心膺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

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

其中以詠先生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尚

大傳曰子夏曰弟子所授書於夫子者不

忘雖退而窮君何濟之間深山中作於室

編蓬戶尚彈琴瑟其中以致是以伯夷叔齊

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論語子曰

餓於首陽之下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

人到于今稱之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

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懼敬亮也

捐薦去几危坐而聽捐薦去几自貶損也管

坐向師顏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狂

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論語曰

輿歌而過孔子尸子曰箕子骨餘使遇明王

聖主得賜清讌之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  
 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  
 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  
 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  
 以見文王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  
 得意故尊宰舍六韜曰文王卜田  
 史扁為卜曰于渭之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羆  
 非鹿非狼兆得公侯天遺女師文王齋戒三  
 日田于渭陽卒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  
 呂尚坐茅以漁  
 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  
 推息以廣其下孟子曰推恩本仁祖誼  
 足以保四海

代說齊王曰祖仁  
 者王立義者霸襄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終

遠方壹統類羨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

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

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

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

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

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

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穆猶默  
 靜思也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

也孫子兵法曰令發  
 之日土寢者涕交頤



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說文曰綿聯微也爾雅曰殆老

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

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親節儉減後宮之費

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論語類問為邦子曰放鄭聲

遠佞人鄭聲省庖厨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

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

存耆老恤孤獨薄賦斂省刑罰行此三年海

內晏然天下大治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

孫卿子曰萬物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饑寒之

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囿園空虛文王曰法

囿空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禮記曰鳳皇禮甘

露既降芝草萌芽禮記曰天降膏露鄭玄曰

光地序則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

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

見呂氏春秋曰治亂存而君人者莫肯為也

臣愚竊以為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周之貞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毛詩小雅

四子講德論一首并序

王子淵

襄既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

詩又作傳漢書曰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度聞王襄有俊才使襄作中

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

而歌之襄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傳如淳曰言

王政中和在官者樂其職國名曰四子講德

語所謂宣布哲人之令德也

以明其意焉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

且賤焉恥也論語子曰邦有道今夫子閉門

距躍專精趨學有日矣非躍不行也應劭風俗通曰涉始於足足

率三尺法天地人再躍則步幸遭聖主平世而

久懷寶論語陽貨謂孔子曰懷其是伯牙去

鍾期而舜禹道帝堯也賈雅曰於是欲類名

號建功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

蚊蠱終日經營不能越階序說文曰蚊蠱蠶

曰蚊蠱營膏蚩亡云切蠶莫附驥尾則涉千

里攀鴻翻則翔四海文子曰與驥僕雖頑

器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

懿誠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春秋

辭曰秉懿誠之義思至忠之功夫子曰無介

高誘淮南子注曰本朝國朝也

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

焉其然也晉甯戚商歌以干齊桓

牛車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淮南子曰

甯越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悟許慎曰商

也

齊冠史負芻息於途側者晏子曰吾子何

為者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為此

吾為人臣僕於中半見汝將歸晏子曰何

也晏子曰曰吾身不也東門子對曰可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禮記曰介

文學曰何

呂氏春秋

曰甯戚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曰

無乃公輸不能以斷但懸曼矰蒲苴不能以

射聲類曰但徒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曼長也鄭玄周禮注曰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

列子曰蒲苴子弋弱弓織繳乘風而飛之速變鵠於青雲故膺騰撇波而

濟水不如乘舟之逸也說文曰擊擊也擊衝與撇同也又設切

蒙涉田而能致遠未若遵塗之疾也木蔽於

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學慮之

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

俱游求賢索友歷于西州有二人焉乘輅而

歌倚輓王上鷄而聽之輅車也白虎通曰名車為輅者何言所以步之於

也包成論語注曰輓者詠歎中雅轉運轉端橫木以縛輓也

嘽關緩舒繹曲折不失節禮記曰單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

而民問歌者為誰則所謂浮游先生陳立子

者也於是儀禮曰士相見之禮費冬以士相見之禮友焉

用雅夏用胸禮文既集禮者義之文文學

夫子降席而稱曰禮力俚人不識寡見劉眇聞

漢書注曰曩從末路望聽玉音竊動心焉尚

俚鄙也大傳曰天下諸侯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說

莫不玉音金聲浮游先生陳立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

詩益州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

肱竭力如淳漢書注曰太上天子也德澤洪茂

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福故作三篇之

詩以歌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從容得

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論語曰南

珪孔子以其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

而詩外傳曰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訢訢少

趙倉唐諫曰何不遣使乎則臣請使擊曰諾

於是遂求此犬晨鴈齋行倉唐至曰此犬中

山之君再拜獻之文侯曰善擊知吾好此犬

嗜晨鴈也即見使若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

好乎對曰晨風謂何對曰詩云鷓鴣彼晨風

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詩云鷓鴣彼晨風

比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忘我實

多此自以忘我者也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

其君視其所使中山君不賢惡能得今吾子

賢博遂廢太子訢召中山君以為嗣

何樂此詩而詠之也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密

深而風移俗易禮記曰樂者聖人所以移風

也俗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道

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

之好惡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子思子曰

心君以民為體心正則好惡不形則是非不

體脩心肅則身故也

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美玉蘊於砥武

秩夫凡人視之快焉馬融論語注曰蘊藏也

夫類玉張揖漢書注曰武夫石之次良工砥

之然後知其和寶也精練藏於鑛朴庸人視

之忽焉精練金也金百練不耗故曰精練也

切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也況乎聖德巍巍

蕩蕩民氓所不能命哉論語子曰大哉堯之

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

君德美深乎洋洋周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

宇宙言所覆者廣也紛紜衆多明君之惠

忠臣之節究爾雅曰究窮也郭皇唐之世何

以加茲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至也論語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文學曰書云迪一人使

四方若卜筮尚書曰迪一人有事四方若卜

孚信夫忠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據盛德而

化洪天下安瀾比奎可封瀾水波安瀾以喻

曰周民可何必歌詠詩賦可以揚君哉愚竊

或焉浮游先生色勃皆溢曰是何言與論語

君召使擯色勃如也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

孝經子曰是何言與作清廟建為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

于大雅毛詩周頌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

大雅序曰蒸民尹吉甫美宣王夫世衰道微

也詩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也

偽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

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

布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

滯魏眉耆壽之老有有白黑雜色咸愛惜朝

夕願濟頌吏且觀大化之淳流於是皇澤豐

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是以作歌

而詠之也感發謂情感於中發言為詩也傳曰詩人感而後

思思而後積積而後藹藹而後作言之不足

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

厭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樂動聲此臣

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子執分寸而

罔億度億度之言無限也韓子曰有尺寸而

馬融論語注虱把握而却寥廓乃欲圖大人

之樞機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大人謂天子也周易

曰利見大人又曰陳立子見先生言切恐二

言行君子之樞機

客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戰國策曰荆軻見太子太子再

拜而聽膝行潦老暴集江海不以為多左氏

行行潦第行潦水社預曰行潦流潦也

君子曰潢汙行潦之水莫大於海百川歸之

而不鱗鱗並逃九戩域不以為虛爾雅曰鱗

今泥鱗也鱗鱗也鱗鱗立切鱗鱗且由切郭璞山海經

注曰鱗鱗魚似蛇時聞切毛詩曰九戩之魚鱗

鱗鱗雅曰九是以許由匿堯而深隱唐氏不

以衰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

夷齊恥周而遠然文武不以卑夷齊已夫青

蠅不能蠅蠅老詩曰營營青蠅止於樊

黑使白左氏傳曰晉荀息請以邪論不能惑

孔墨今刺史質敏以流惠舒化以揚名采詩

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爾雅曰受命如絲

明之如緡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

彌大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毛詩序曰甘棠

於南國二客雖窒計沮與議何傷言二客雖

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仁

論語子曰



於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夫子曰否夫

雷震必發而潛底震動呂氏春秋曰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抱

手鼓鏗耕若鏘而介士奮竦左氏傳曰鄭玄

周禮注曰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今文

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憤願二生

亦勿疑言議前敵之愚以感動之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

德馬融論語注曰繹尋繹也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

之德與臣之力也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九合諸侯臣之力

即與音余先生曰非有聖智之君惡鳥有打

宗之臣故虎嘯而風寥矣龍起而致雲氣局

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蟋蟀俟秋吟浮蟻出

以陰易通卦驗曰蟋蟀蟲也謂之蜻蛚也易曰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周

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溫火就燥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

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

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毛詩曰淑人君子其

儀不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亦大厦之材慎子

非一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也慎子

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孤白之裘非一人之力

也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躰相待而

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公羊傳曰宋公與

陽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列臨大

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難雖文王

惜其有王德而無王佐也三代以上皆有師

傳五伯以下各自取友臣說苑郭隗曰帝者之

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僕也齊桓有管

鮑隰窳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左氏傳曰鮑叔

佐說苑鄒子曰窳戚叩轅行歌相公任之以

國政論語了曰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

仲之力也又曰仲相相公一匡天下民到

其賜受晉文公有咎犯趙衰楚取威定霸以

尊天子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奔狄從者狐

曰狐偃子犯也司空李季也左氏

傳曰先軫謂晉報施救忠取威定霸於

是乎秦穆有王由五殺攘却西戎始開帝緒

在矣詩外傳曰昔我國者未嘗不以恭儉

得失之要對曰古之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

也失國者未嘗不以恭儉公問之

告內史王廖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

文選卷五十一

十一



有賢聖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

詩傳曰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

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駿茂

是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夔雜並至填

庭溢闕含淳誅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

極目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

音義曰偃息匍匐乎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

之域咸繫身修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

以貢志誠允照推五上弘風俗而聘太平

所齊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

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

崇能以招賢去煩獨苛以綏百姓祿勤增奉

以厲貞廉

漢書宣紀曰律令有可蠲除以安

敝今小吏皆勤事減膳食卑宮觀

國宮觀勿復修理田官損諸苑

者假與踈繇役振乏困

振貸恤民災害不迫遊宴

之愍 閱耄老之逢 辜憐縷經之服事 宣紀曰朕

人髮齒墮落亦無一暴虐之心 諸年八十以上

非誣告人殺傷人他皆勿坐 又曰百姓遭縲

今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錄事 自

之腐人懷愴子弟之縲匿 宜紀曰今繁者或

獄中朕甚痛之又曰自今子首

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其零茂 曰傷

之德及鳥獸矣莊子曰至德

父母豈不然哉 毛詩大 先生獨不聞秦之時

邪違三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羣小

情惡仁智詐偽者進 達佞諂者容 入宰相刻

削大理峻法 賈雅曰峭急也謂 處位而任政

皆短於仁義 長於酷虐 狼犽虎攫 懷殘秉賊

孟子曰賊仁者謂之殘 其所臨莅 莫不肌慄 胃

伏吹毛求疵 並施螫毒 百姓征徭 無所措其

手足 韓子曰古之人君大體者不吹毛而求

遷也論語子曰刑罰不中則 嗷嗷愁怨 遂亡

秦族 是以養雞者不畜 狸牧獸者不育 豺樹

木者憂其蠹 保民者除其賊 文子曰乳大噬



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獲之者張  
 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洽邊不恤寇  
 甲士寢而旌旗仆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既聞  
 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蠻之最  
 疆者也毛詩曰因天性僇蹇習俗桀暴左氏  
 彼皆偃蹇杜預曰偃蹇僇也賤老貴壯氣力相高史記曰匈奴貴  
 壯健賤也業在攻伐事在獵射史記曰匈奴業習  
 老弱也也兒能騎羊走箭飛鏃史記曰匈奴兒  
 戰攻以也逐水隨畜都無常處史記曰匈奴逐水  
 鳥鼠也

鳥集獸散往來馳騫周流曠野以濟嗜欲

其耒耜則弓矢鞬馬捕種則扞絃掌拊禮記

佩決扞鄭玄曰扞拾也言所以拾弦也收秋

何且勿鄭玄禮記注曰拊弓把也音夫史記曰

則奔狐馳兔獲郭胡刈則顛倒殪計伊仆匈奴射

孤兔用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為寇史記曰匈奴

不利則退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緩驚

邊机士屢犯芻蕘詩人所歌自古患之毛詩

是常服儉狃孔熾我是用急今聖德隆盛

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稱臣而朝

賀宣紀曰日逐王先賢揮將人衆來降鄭氏

正月朝賀音經東之經又曰單于稱臣使弟奉

阻顏焦齒臬矐閑剪髮黥首文身裸果方袒旦徒

之國編結即編髮也漢書終軍曰解解髮削

刻其面蓋沮頰也焦齒未詳又曰人究深目

多鬚蓋臬矐也黥首蓋雕題也山海經曰雕

題國在靡不奔走貢獻懽忻來附婆娑嘔吟

鼓掖而笑夫鴻均之世何物不樂孔安國詩

大也鴻與洪古字通飛鳥翕翼泉魚奮躍

毛義詩傳曰均平也韓詩曰高飛疾天魚躍于泉薛君

日魚喜樂則是以刺史感德莫舒音而詠

德鄙人黥淺不能究識鳥感切敬遵所聞

未克殫焉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于盛德毛詩

日既醉以頤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既飽以德

文選卷第五十一



文選卷第五十二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

伯顏助率重刊

論二

班叔皮王命論一首

魏文帝典論論文一首

曹元首六代論一首

常弘嗣博奕論一首

王命論一首

善曰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魏曹

王莽敗光武即位於冀州時魏器據隴雍問魏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意者縱橫之事復起於今乎

班叔皮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

舜亦以命禹

善曰論語文也尚書帝曰來禹

在天道也元后天子也爾雅曰命告也暨于

稷契成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

武而有天下

善曰稷武王之祖也契成湯之祖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暨至也

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雖其遭遇異時

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人其揆一焉

善曰周易曰湯

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是故劉氏承堯之

祚氏族之世者著于春秋

善曰漢書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

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范氏其後也范氏為晉王師魯文公世出奔秦後歸于晉其處

者為唐據火德而漢紹之

善曰帝系曰帝堯封于唐為火德漢

書贊曰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尚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始

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善曰漢書曰高

祖夜徑澤中有大地當徑高祖乃拔劍斬地後人來至地所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

子也化為沛公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又曰高

祖立為沛公旗幟皆赤由是知所殺地白帝

帝子殺者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

懿之德善曰春秋河圖發命篇曰倉戲農黃

高辛唐虞三代咸有豐功厚利積累之業善

史記崇侯虎曰西伯積然後精誠通于神明

善累德諸侯皆嚮之然後精誠通于神明

流澤加於生民善曰孝經子曰孝悌之至通

治澤潤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善

孟子萬章曰堯為舜如何曰使之易乾

事之使之主事治而百姓安之易乾

曰王者姓也天下姓之謂之王也未見渾世無

本功德不紀而得偃起在此位者也善曰世

更運相次之世也不紀不為人所記也春秋

元命苞曰三德之運應錄次相代堯曰岷

特起也岷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

與偃同善曰漢書曰高祖曰吾以布衣取天下以為

善曰漢書曰高

後人來至地所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

子也化為沛公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又曰高

祖立為沛公旗幟皆赤由是知所殺地白帝

帝子殺者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

懿之德善曰春秋河圖發命篇曰倉戲農黃

高辛唐虞三代咸有豐功厚利積累之業善

史記崇侯虎曰西伯積然後精誠通于神明

善累德諸侯皆嚮之然後精誠通于神明

流澤加於生民善曰孝經子曰孝悌之至通

治澤潤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善

孟子萬章曰堯為舜如何曰使之易乾

事之使之主事治而百姓安之易乾

曰王者姓也天下姓之謂之王也未見渾世無

本功德不紀而得偃起在此位者也善曰世

更運相次之世也不紀不為人所記也春秋

元命苞曰三德之運應錄次相代堯曰岷

特起也岷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

與偃同善曰漢書曰高祖曰吾以布衣取天下以為

善曰漢

後人來至地所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

子也化為沛公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又曰高

祖立為沛公旗幟皆赤由是知所殺地白帝

帝子殺者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

懿之德善曰春秋河圖發命篇曰倉戲農黃

高辛唐虞三代咸有豐功厚利積累之業善

史記崇侯虎曰西伯積然後精誠通于神明

善累德諸侯皆嚮之然後精誠通于神明

流澤加於生民善曰孝經子曰孝悌之至通

治澤潤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善

孟子萬章曰堯為舜如何曰使之易乾

事之使之主事治而百姓安之易乾

曰王者姓也天下姓之謂之王也未見渾世無

本功德不紀而得偃起在此位者也善曰世

更運相次之世也不紀不為人所記也春秋

元命苞曰三德之運應錄次相代堯曰岷

特起也岷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

與偃同善曰漢書曰高祖曰吾以布衣取天下以為

鹿得鹿天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

共分其肉 帝昭曰神器天子重符服御之物善曰若

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善曰孟子

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觀

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寒道路善曰說

飢也穀梁傳曰五穀不升謂之饑流隸流移

賤隸也左氏傳曰人有十等與臣隸也饑或

為蹙前悅曰道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昭帝

至謂之蹙也一所願不過一企終於轉死溝壑昭帝

文曰短為袒袒禡也毛布曰褐短丁管切說

解之擔與一父母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為人父母也

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善曰墨子曰貧富治亂

况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

妄處哉善曰禮記孔子曰葬其大孝也與尊

孫保之法言曰天因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

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

伏鑽烹醢分裂善曰史記曰項籍其季父項

軍下邳自號武信君北至定陶又況么麼不

再破秦軍後秦大破之項梁死善曰鶡冠子曰

及數子而欲闡干天位者也無道之君任用

及數子而欲闡干天位者也無道之君任用

么麼動則煩濁無道之君任用俊雄動則明白通俗文曰不長曰么細小曰麼莫可勿爾

雅曰干是故驚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善曰廣雅曰

曰驚駘也今謂馬之下者為驚王逸楚辭注曰蹇跛也呂氏春秋曰所謂貴驥者為其一

里也驚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善曰史記陳

知鴻鵠之志哉韓詩外傳蓋賁曰察稅之材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持者六翮耳

不荷棟梁之任應劭曰爾雅曰桷謂之椽椽

梁周易曰棟隆之吉不撓斗筭之子不秉帝乎下也察音節稅之劣切

王之重音義曰宵竹筭也受一斗善曰易曰

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善曰周易鼎卦

與鍊同音也當秦之末豪桀共推陳嬰而王

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卒

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

成禍有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善曰史王

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

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

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

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

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善曰史

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善曰白虎通曰庶人稱匹夫何言其夫全妻為偶也鄭玄周禮注曰致猶會也

宗祀於無窮張晏曰冊書史記也晉灼曰至周各春事乎秋考純也善曰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此之謂大文夫也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善曰

嬰母知廢謂大夫也

左氏傳周內史叔與曰吉凶由人

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决矣蓋在高

祖其興也有五一日帝堯之二苗裔二曰體貌

多奇異善曰漢書曰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曰神武有徵應善曰徵應謂四曰寬明而仁

怨善曰漢書曰高祖寬五曰知人善任使善曰

高祖任張良以運籌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

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已善曰論語子

及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善曰左氏傳叔

善如流周易曰交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善曰

漢書鄼食其欲立六國後漢王以問張良良

發八難漢王輟食吐哺曰豎儒幾敗乃公事

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善曰漢書曰酈食其

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

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沛公起攝衣謝久之延

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沛公起攝衣謝久之延

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沛公起攝衣謝久之延

上坐食其說悟成卒之言斷懷上之情善曰  
沛公襲陳留洛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  
都長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善曰漢書曰  
安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不知所為張良  
曰願上有所不能致四一人令太子為書卑辭  
安車請以客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太  
子迎四人至破黥布歸愈欲易太子及置  
酒太子侍四人者從上乃驚曰吾求公也  
避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煩公幸卒調護太  
子竟不易太子者良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  
本招此四人之力也蕭何薦韓信於漢王  
於亡命是善曰漢書曰蕭何薦韓信於漢王  
又曰陳平亡楚來降漢王諸將英雄陳力羣策畢  
真話說之便諸將

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善曰莊子

為汝言其大畧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善曰略法也

善曰略也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善曰略法也

真有龍蛇之怪善曰漢書曰高祖母媪嘗息

有娠寤其父往視則見蛟龍據其上已而及長善曰漢書曰高祖母媪嘗息

而多靈有異於眾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善曰漢書曰高祖母媪嘗息

公覩形而進女善曰漢書曰高祖母媪嘗息

媪見其上常有怪歲竟此兩家常祈券稟債善曰漢書曰高祖母媪嘗息

有息女願為箕帚妾也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善曰漢書曰高祖母媪嘗息

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善曰漢書秦始皇帝曰

瘴以厭當之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

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曰季所居上

常文有稟氣故從往常得季始受命則白地分

西入關則五星聚善曰白地分已見上文漢

於東并沛公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

也善曰漢書韓信謂高祖曰且陛下天授非

沛公善常用其策為他人言皆不歷古今之

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

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常昭曰

一也善曰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

內不知命善曰左氏傳曰魯侯使邾君于

為君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善曰左

趙孟過鄭印段賦蟋蟀趙孟曰保家之主也

莊子弟子問於莊子曰山中之木以不材得

終其天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

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

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善曰左氏傳師服曰

不敢望上位也說文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

之有授貪不可莫無為二母之所笑常昭曰



今本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善尚書  
日四海因窮天祿永終

典論論文一首

魏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伯仲喻兄弟之次也言勝負在兄弟之間不甚相踰也范曄後漢書曰班超字仲升徐令彪之子也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

子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

不自見之患也東觀漢記曰吳漢入蜀都

兒老母口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家有弊帚享之千金禹宗室子孫故嘗更職何忍行此杜預左氏傳今之文人魯國孔注曰事通也享或為享

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

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

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

所假咸以自騁驥駉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

以此相服亦良難矣千里已見上文毛萇詩傳曰田獵齊足尚疾也

蓋君子審已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呂氏春秋曰君

子必審諸已然後任人楚辭曰卷而作論文

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

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亦有斯累漢書地

理志曰故齊詩曰子之管兮遭我乎穰之間

兮此亦其舒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

緩之體也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

他文未能稱是琉璃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

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

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漢書東

無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

理勝於至於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班儔也常

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關於自見謂已

為賢夫文本本同而未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

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

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

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

均節奏同檢蒼頡篇曰至於引氣不齊巧拙

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桓子新論曰

獨曉父不能以禪子九不能以教弟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

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

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

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

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

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司馬遷書曰西伯

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周易曰隱約者觀其

懼也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懼乎時

之過已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

則麻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鄭玄禮記注曰

賈流坡也遂營日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

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

斯志士之大痛也古詩曰奄忽隨物融等已

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六代論一首論夏殷周

曹元首魏氏春秋曰曹罔字元首

不能納為弘農太守以帝齊

雜問異以此論感悟曹爽爽

昔夏啟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紀年

夏自禹以至桀十七王啟自成湯滅夏少

至于受三十九王大戴禮曰殷為天子二十

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

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何殷周有道而長秦

無道而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

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

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

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

人共治之班固漢書贊曰孝宣帝稱曰與知

勿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班固漢書

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之無親踈而兩用

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踈足

以相衛并無路塞逆節不生賈誼過秦曰秦

二十劫漢書史父偃說上曰今及其衰也相

文帥禮齊桓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

晉戮其宰左氏傳曰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

對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

不建五十二卷

乃執仲發  
諸諸京師  
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

霸之後漢以陵遲漢書曰二霸之吳楚憑江

真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左氏傳

齊漢目楚國古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又曰

楚子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

謀消於唇吻亡粉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

能枝葉碩茂本根頽之與班固漢書述曰公

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爲三魯

滅於楚鄭兼於韓史記曰越王勾踐自會稽

之吳王自殺又曰魏武侯魏襄侯趙敬侯

晉後而三分其地又曰楚考烈王伐滅魯又

曰韓哀威暨乎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

皆弱小西迫強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

相卹至於王赧匡降爲庶人猶枝幹相持得

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班固漢書贊曰

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

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也

秦據勢勝之地騁誦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

九國班固漢書贊曰秦據勢勝之地騁誦詐

曠日若彼用力若此班固漢書贊曰至始皇

力難如此其豈非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老子曰有

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

文道班固漢書贊曰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

德深根固本為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

德其可謂當之矣周易曰否卦之辭也鄭玄

聖人有命咸云其將亡矣其將亡矣而聖乃

自繫於植桑不亡也王弼曰心存將危乃得

固秦觀周之弊將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

等之爵立郡縣之官班固漢書贊曰秦既稱

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史

記李斯奏曰置諸侯不便始皇於是分天下

以為三十六郡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

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士內無宗子

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蕃衛班固漢書贊

謂皇帝而子弟為匹夫與亡骨肉本根之輔

外亡尺土蕃翼之衛莊子曰堯舜有天下子

孫無置錐之地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

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胃腹浮舟江海捐棄楫

權法言曰灑灑之海濬濬航之力也航觀者

人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固金

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賈

誼

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  
有餘人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  
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  
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史記曰齊簡公  
左右相田氏殺監止簡公出奔田氏執簡公  
于徐州遂殺之又曰晉昭公卒六卿強公室  
卑六卿謂范氏中行氏智氏及趙韓魏也論  
語亂滑識曰陳滅齊六卿分晉尚書曰事不  
師古以克未始皇聽李斯儒說而絀其義至  
世匪說攸聞始皇聽李斯儒說而絀其義至  
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

手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口史記曰始皇崩  
丞相李斯陰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  
者而更詐為丞相受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為  
太子更為書賜至今趙高之徒誅鋤宗室史  
記

公子扶蘇死趙高中法令乃行誅大臣  
曰二世尊用趙高申法令乃行誅大臣  
及諸公子春秋合誠圖曰誅鋤民害胡亥

少習剋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史記曰趙高  
故常教胡亥  
書及獄律令法事史記太史不能改制易法  
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

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

宮委政讒賊史記李斯上書二世曰能明申  
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注曰申

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應劭漢書注曰申  
不害韓昭侯相衛公孫鞅秦孝公相李奇曰

法皆深刻無恩史記曰二世常居禁中與趙高決事事無大小輒決於高蒼頡篇曰委任

之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史記曰二世

宮欲祠涇使使責讓趙以盜事高懼乃陰與

其女腎咸陽令閻樂謀易上樂前即謂二世

曰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願得妻子遂乃郡

為黔首閻樂毫其兵進二世自殺也夷人離

國離心衆度潰叛尚書曰受有億兆人逃其

潰上曰勝廣唱之於前劉項斃之於後史記曰

假王擊秦班固漢書贊曰秦竊自號謂皇帝

而子弟為匹夫吳陳奮其白挺劉項隨而斃

之何使始皇納淳手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

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

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雖使

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姦謀未

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

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魯

曰烏合之衆初雖五年之中而成帝業漢書

相歡後必相吐也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

皇祖五年斬羽東城即帝位於此水之陽

勲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為

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班固漢書贊

之階繇一劍之任五年而成帝業書傳所未

嘗有焉何則古代相華皆承聖王之烈今漢



獨收孤秦之斃鑄金石者難為漢鑒秦之失

功權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漢書曰將

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漢書曰將

軍呂祿相國呂產專兵秉政謀作而天下所

亂賈逵國語注曰權秉知柄字也

以不能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

疆大盤石膠固漢書宋昌曰高帝王子弟所

謂盤石之宗也莊子曰待膠

然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范曄後漢

書鄭泰曰以膠固之衆當解合之勢東牟朱

虛授命於內齊代吳楚作衛外故也漢書宋

昌曰諸

呂擅權專制太尉卒以滅之內有朱虛東牟

之親外畏吳楚齊代之強又曰齊悼惠王

高祖六年立又曰齊悼惠王子章高

后封為朱虛侯章弟興居為東牟侯向使高

祖踵亡秦之法上魏楚辭注忽先王之制則

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

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

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班固漢書贊

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封王子弟大者跨州賈

誼曰諸侯強盛長亂起姦夫欲天下之治安

莫若廢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

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

伐之事文帝不從漢書賈誼至於孝景猥用

上疏之文

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疏者震怒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釁成文景由寬

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漢書曰晁錯數言吳

及景帝即位錯曰高帝初定天下諸子弱

故大封同姓今受謀作亂逆削之亦反不削

亦反於是方議削吳楚因欲發謀舉事

諸侯既新削罰震恐多怨錯及吳先起兵膠

西膠東淄川濟南楚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

趙亦皆反猥由也杜預曰折折尾同於曲

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命自

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三割梁代

五分漢書主父偃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

侯之彼人人喜得從其計又班固贊曰武帝

必稍自銷弱矣上恩之令使諸侯得分戶邑

以封子弟第不行陔而國自折自是齊分為

七趙分為六梁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

五淮南分為三也國之難抑損諸侯諸侯唯

食租稅不豫政事班固漢書贊曰景帝遭七

得衣食租稅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

不與政事漢書曰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如法奪

文選卷五十一

徒免國漢書曰趙哀王福薨無子國除 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

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

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既遠母黨專政排擯

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

也漢書劉向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

傷歎息而不能言漢書成帝即位向數上疏

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至乎哀平異姓

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

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

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

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班固漢書贊曰至哀平

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詐謀既成遂據南

面之尊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數唯恐

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田

常篡齊已見上文漢書曰王莽廢漢藩王廣

陵王嘉獻符命封扶策侯又曰部卿侯開由

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

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有定爾

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材篤論都賦曰于

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

子之力邪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

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至於栢靈奄

豎執衡范曄後漢書曰桓帝立曹騰以定策功遷大長秋又曰靈帝時大將軍竇

武謀誅中官曹節矯詔誅武衛朝無死難之臣

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班固

漢書序曰漢興懲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

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並爭張超後漢書曰中外雲擾萬夫

鼎宗廟焚為灰燼宮室變為藁藪杜預注曰熹

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

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書注曰漢

量也恥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

沛鳳翔兗豫魏志曰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

屬豫州東京賦曰龍掃除凶逆翦滅鯨鯢左

傳曰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

封以為大戮杜預曰鯨鯢大魚以喻不義之

人也迎帝西京定都潁邑魏志曰天子東遷敗

洪將兵西迎天子還維董昭勸德動天地義

太祖都許漢書潁川郡有許縣感入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

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

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晏子曰諺

後車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

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

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

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代之業也左氏傳曰周

為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

千里之士無軍武之任或比國數舍兄弟並

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

持非所以強幹弱枝備萬一之慮也班固漢書贊曰

徒更二千石於諸陵蓋亦強幹弱枝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

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以

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之上使夫庶

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衡軛車之衡軛也言王者之御群臣

猶人之御牛馬故以衡軛喻焉才能之人恥

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

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

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

扶之者衆也魯連子曰百足之蟲至此言雖

斷不墮者持之者衆也

小可以譬大司馬相如諫漢書曰且墉基不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文子曰人人主之有人

猶城之有基本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厚則上安也皆為之有漸建之

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茂盛其枝

葉若造次徒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

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尚書曰厥土惟黑墳孔安國曰色黑

起而墳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起

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

懼其離叛魯將如之何是聖王安而不逸以

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

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博奕論一首系本曰烏曹作博許慎說文曰博局戲也六著

十二棊也揚雄方言曰圍棊自閔而東齊魯之間謂

奕之

帝弘嗣吳志曰帝曜字弘嗣吳郡人為太子中庶子時蔡頴

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為無益命曜論之後為中書僕

射孫皓誅之裴松之曰曜本名昭史為晉諱改之也

蓋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

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論語孔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  
名稱之不建也勉精勵操晨興夜寐不遑寧  
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  
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呂氏春秋  
曰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  
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耕也其友曰莫如李  
李三十歲則可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  
將休吾將不休人將以吾將不敢以十五歲  
而周威王師之漢書曰董仲舒修且以西伯  
春秋三年不窺園圃其精如此

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具待旦之勞

尚書周

王自朝至於日中晏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  
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

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

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關

情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下或立志於耕

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顯之福以成

不朽之名漢書曰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為事

曰黃霸字次公淮陽人遷丞相長史宣帝欲

先帝夏侯勝曰武帝不宜為立廟樂勝坐  
未議詔書霸坐阿縱勝不舉劾皆下獄勝霸  
既久繫羈獄後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

聞道外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故山甫勤於夙

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遊惰哉肅王命仲

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東觀漢記曰

是漢字子顏南陽人鄧禹及諸將多薦舉者

再三召見其後勤勤不離公今世之人多不

門上亦以其南陽人漸親之務經術好翫博弈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

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

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

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

或賭及衣物徒棊易行理棊賭也賭丁廉

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

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古之謂之枰皮兵

切相評新論曰俗有圍棊或言是兵法之類

也及為之上者張志疏遠多得道而為勝中

者務相絕渡要以爭便利下者守邊越作罫

白牛於小地猶薛公之言點布反也上計取

是楚廣道者也中計塞城絕渡要爭利者也

下計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越作罫者也

更始帝將相不能防衛地無蕪土之實伎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

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廣雅曰求之於

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劉向圍棊賦曰略觀

圍棊法於用兵法者



無功貪者先亡漢書曰孫子兵考之於道藝法八十二篇吳起三十八篇

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

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尹文子曰以智

力求者喻如奕棊進退取而空妨日廢業終

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

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

命以納忠臨事且猶肝食而何暇博奕之足

躄左氏傳伍奢曰楚君大夫其肝食乎夫然

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章也方今大吳受

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周易曰君

乾班固公孫弘贊曰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

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熊虎猛捷故以

故以喻文尚書曰如虎如貌如熊如龍干商

百行蕪苞文武並驚孝經鉤命決曰引博選

良才旌簡髦俊賈逵國語注設程試之科垂

金爵之賞說文曰程品也誠千載之嘉會百

世之良遇也相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當

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廣雅

卷之二十一

日借使名書史籍勲在盟府  
左氏傳宮久奇

卿士勲在王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  
室藏於盟府

夫一木之枿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

萬人之將耶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棊子各

一百五十枚衣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棋局而

質博奕矣周禮曰三公自衮冕而下鄭玄曰

衮龍九章衣也東都賦曰脩衮龍

之法服左氏傳曰晉侯以樂之半賜魏假令

絳始有金石之樂廣雅曰質易之也

世士移博奕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

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

資貨是有倚頓之富也倚頓已見賈

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

賤遠矣

文選卷五十一

五十一

此信德  
用久矣



書